

A SERIES OF BOOKS FOR APPRECIATING DUNHUANG ART

VOLUME 1 — BOOK3 (Cave305)

敦煌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石窟鑒賞叢書

第三分冊



敦煌石窟鑒賞叢書

第三分冊（第305窟）

A SERIES OF BOOKS FOR APPRECIATING
DUNHUANG ART

VOLUME I — BOOK3 (Cave305)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GANSU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敦煌石窟鑒賞叢書

出版者：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甘肅省新華書店

印刷者：蘭州八一印刷廠

開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張：2.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88-017-4/J·11

定價：10.00元

A SERIES OF BOOKS FOR
APPRECIATING DUNHUANG ART

Published by Gansu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Distributed by the Gansu Provincial Branch of Xinhua Bookstore

Printed by August 1 Printing House, Lanzhou

Size: 787×1092mm 1/20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0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90, Lanzhou

ISBN 7-80588-017-4/J·11

Price: ¥10.00 Yuan

莫高窟第305窟的內容和藝術

李月白

隋代短暫的30餘年間，僅莫高窟現存的石窟70餘個，改建北朝石窟5個，可見隋代佛教之盛。

在尼姑寺裏長大的隋文帝，自幼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迷信符讖，認為“乃佛教之力”能得天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即“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乃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①

莫高窟第305窟正是這一時期開鑿的。此窟位於崖壁南區中段的小牌門附近的第二層上。窟內北壁龕下，有“開皇五年正月”的發願文殘跡，說明本窟開鑿於公元585年的隋代。

一、洞窟形制

第305窟屬於隋代第一期洞窟，但其形制又有別於同期其它洞窟，在莫高窟僅此一例，顯然綜合了同期各種洞窟的特徵而創新的。

同期洞窟中，如第250、266、304、309等窟，承襲北周同類石窟形制，平面呈方形，淺覆斗頂，祇在西壁開一個位置較低的圓券

形大龕，浮塑龕楣和龕柱裝飾，龕裡龕外塑像，不設佛壇或中心柱，殿室開闊。這一類型可稱為一龕窟。

須彌山形中心柱窟，有302、303兩窟，窟頂前部作人字披形，後部有平棋，設中心塔柱，柱下部為方壇，上部呈倒塔形直通窟頂，西、南、北三壁開小龕，可稱為三龕窟。

305窟正是在以上兩類窟形的基礎上，創造出的新形式。它沿襲304諸窟，平面作方形，窟頂作淺覆斗形，斗四蓮花藻井，垂幔鋪於四披。又吸收302、303窟，在西、南、北三壁開券拱小龕，而須彌山形倒塔式的中心柱，却蛻變為方形中心佛壇。壇基作方形，高0.75米，約1.35平方米，上面塑立像五身，一佛居中，二菩薩、二弟子站在四角。這一獨特的洞窟形制，雖然空間小，但並不使人感到悶塞。

二、壁畫內容

此窟的塑像，均在龕內和中心壇基上，還存留着隋代遺風，大都經清代妝修和飾色，

反而使形象醜陋不堪。

305窟的窟頂爲覆斗頂，四面披的最頂端是淺穹拱形，繪製斗四藻井，蓮花井心，璚珞流蘇、羽葆垂幔下垂於四披。下部東西披相對，畫摩尼供寶，南北披相對，畫東王公、西王母（一說帝釋天、帝釋天妃）。四壁從上沿帷幔以下至距地0.80米的最佳壁面上滿繪千佛，東、西壁的南北兩側在千佛中畫四小幅說法圖；千佛之下至地面和中心壇基四壁，均畫男女供養人、供養比丘、比丘尼，共計181身。現分述於後：

（一）窟頂壁畫

斗四蓮花藻井，內畫飛天，人非人各四身，繞四角飛行，在四披的垂幔之下，東西壁中間摩尼寶珠，兩側八身飛天，面向中心寶珠，四四相對，曲體扭肢，臨風舞動，自由翱翔。南披畫西王母，北披畫東王公，乘龍車鳳輦向西飛馳。東王公大袖長袍，坐在四龍車上，四翅羽人當馭手，車上高懸寶蓋，旂旗飄揚，最前面一身持節比丘引導，動態各異的八身飛天和一身神獸前後護擁相隨。南披西王母乘坐四鳳車，雙翅羽人駕馭，除車後增加一身人非人護衛而替代了兩身飛天

外，大的佈局與北披的東王公沒有多少差異。龍車鳳輦彩雲托舉，人物之間飄飛花蕾流雲。總體形成繞窟頂飛旋的完整的畫面。各種動態的飛天，最爲生動有趣，飛天又稱作香音神，是石窟藝術表現得最爲自由活潑的形象，畫家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借助衣裙的動勢和幾條長長的飄帶，使她們自然地飛舞起來。在敦煌壁畫中可謂“無處不飛天”。此窟頂部的飛天托舉着香爐、花盤等供物；有的一手托花盤，一手散花，或雙手捧着花朵；有的朝前招呼；有的扭身回顧；或大步奔馳，或徐徐飛翔，飛天衆多無有相同者。這是藝術家充分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天地，滿天飄落的花瓣花蕾如繁星點點，彩雲流動，旂帶飄揚，龍車鳳輦，風馳電掣，繞窟一圈，形成了一個花的海洋，騰動的天宇。

飾色以石青、石綠、土紅、赭褐、黑色爲主，輔以白灰粉底，樸實無華，細細觀賞，如飲甘醇美酒，餘味無窮。

關於東王公、西王母的傳說，歷史久遠，西王母的傳說更要早於東王公。

初始傳說中的西王母，形象是很可怕的。《三海經》卷2《西山經》記云：“西王母，

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西王母可能是母係氏族社會遠居祁連山麓天然洞穴中的原始部落的女酋長，“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可能祇是一種圖騰象征的面具裝飾。東王公出現較晚，托名東方朔撰的《神異經》裡說：“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又說崑崙山上有天柱，“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歲踰翼上，會東王公。”這樣就把東王公、西王母捏合在一起了。

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2年）從盜發的戰國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墓中，得竹簡數十車，其中有“《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讚之屬也。”²其卷3記述得更為具體：“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玄圭白壁，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並且互歌對答，情意纏綿，吹笙鼓簧，盛況空前。

自東漢以後，西王母不僅演變成爲“可年三十，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

的美人，³而且成爲“啟迪元氣，化生萬物”¹能使人長生不死的九光之女。東王公也由“人形鳥面而虎尾”的可怕形象演變爲“冠三危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⁵的扶桑大帝。

東王公、西王母成了掌管“男女二仙，共理二氣，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的統領，⁶世之昇天之仙，“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東王公），後拜金母（西王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覬元始天尊。”所以，漢晉以來的統治階級，不但生前窮奢極慾，縱情享樂，而且更希望死後成仙昇天，於是便將這些幻想中的神仙形象化，繪製在祠堂、廟宇、墓室裏。涇川王母宮相傳是漢代修建，仙海鹽池（今青海）曾修過西王母石室。⁷現有跡可考的如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東漢墓，畫有星雲、天文、玄象，東畫東王公、青龍，西畫西王母、白虎，南畫騎象仙人、朱雀，北畫玄武、雨師、麒麟、獬豸。特別是河西地區與敦煌莫高窟西魏時期的249窟頂部更爲相近、關聯至爲密切的有酒泉丁家閘十六國墓。此墓也作平頂

四面披（亦稱倒斗頂）、平面方形墓室，蓮花藻井，東披畫東王公，頭戴三危冠，着羽衣大袍，拱手盤膝坐昆侖上，頭頂有日輪，內畫金烏。西披畫西王母，三起大髻，羽衣長裙，盤膝袖手坐昆侖上，一侍童持傘蓋立側旁。西王母頭頂有月輪，內畫蟾蜍，座下有三足烏和九尾狐，左右相對；南披畫天鹿；北披畫天馬。四披均畫天空彩雲，各有一龍護衛。下沿畫山巒樹木，鹿、山羊、野牛、青鳥、奔馬等。其它同一題材、相同內容的墓室壁畫和畫像磚等，更是不勝枚舉。

東晉以後，隨着中原地區厚葬禮俗的逐漸廢弛和佛教的傳入，寺院、石窟開始興建，至南北朝，始為鼎盛時期。儒、釋、道三教，相互鬥爭，又相互兼收，都想吸收外教的教義，充實自己的宗教神學。南朝梁武帝蕭衍主張佛教為主、儒道為輔，三教合一。自述“少年學周孔”，“中復觀道書”，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以月喻佛，配儒道似眾星。北周釋道安《三教論·歸宗顯本》云：

“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跡誠異，理會則同。”因此，這類傳統的道教神話題材、內容、形象，進入佛教石窟寺是可以理解的。

國內石窟最早出現這一傳統神話題材的

是麥積山北魏晚期的洞窟。在第127窟的頂部橫長方形畫面上，正中畫東王公乘坐龍車，着漢晉官服，車頂上懸重蓋，旌旗飄揚，前有飛仙開道，乘龍仙人圍繞，天花旋轉，雲氣飄蕩，動勢極強，與敦煌石窟中描繪的形象極為相似。這可能是麥積山地近中原，傳統文化根基豐厚之故。

敦煌莫高窟249窟頂部所描繪的東王公、西王母和神話中的天上諸神，形象眾多，描繪得更為具體，場面宏大。

後世所繪東王公、西王母，顯然都是以此窟為藍本，時有所增減，至北周畫面縮小，位置下移，畫在西壁龕外兩側的上部（莫高窟294、296窟），畫面內容也大有改變，祇突出了東王公、西王母和龍鳳車仗，其它諸天神怪形象祇存留了人身獸頭，羽翅鷄爪的烏獲、飛行的比丘替代了乘龍持節的方士，甚至在龍鳳車的前上角畫了一身坐佛。從整窟的佈局來看，他們僅是主尊的隨從和配角，更接近了佛教的帝釋天和帝釋天妃。

帝釋天是胎藏界曼荼羅釋迦院之一衆，帝釋天妃在胎藏界曼荼羅金剛部之西方。帝釋天是忉利天之主，居須彌山之頂喜見城，統領三十三天。

隋代初期的305窟，又使這傳統形象恢復到了窟頂的南北披上，左右對稱，相對獨立。與早期的249窟相比較，儘管畫面內容不像前期那樣豐富，場面不那麼宏大，而且道教色彩也沒有前期那樣濃厚，但是整個畫面的動勢感則更為強烈，承襲關係十分明顯。

249窟西披畫四臂四目的阿修羅王，足入大海，水不過膝，頭頂須彌山忉利天宮，手托日月，左右畫雷公、辟電、雨師、風神；南北披畫東王公、西王母、禺強、烏獲、飛廉、開明；東披畫摩尼供寶，二金剛托舉摩尼寶珠，下有烏獲和胡人演胡戲，還有朱雀和龜蛇相交的玄武。釋道同窟、二教合一顯而易見。而在隋代的305窟裡，東西披都畫上了摩尼供寶，但托舉摩尼寶珠的金剛，倒立的胡人和同作胡戲的烏獲，九頭龍身的開明，龜蛇相交的玄武，左右朝供的朱雀、孔雀等，全都以左右相對的八身不同姿態的飛天代替。南北披除東王公、西王母、龍車鳳輦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而外，龍鳳車前後不是乘龍持節的方士，而是持節飛行的比丘，其它神怪也全換為飛天，唯有烏獲還在車前護衛，西王母車後一身人非人相隨。環顧窟頂，舞動的飛天，急馳的龍鳳車，以單線平塗二度空

間的表現方式，在平面窟壁上，借助迎風飛舞的飄帶和向後翻卷的旌旗，把風馳電掣的動勢感刻劃得極為強烈，堪稱中國畫表現之一絕。

繼隋初的305窟之後，又以較大的畫幅，在洞窟頂部對這一題材作精細的描繪，隋代中期的419、423、401等窟，以至唐、五代、宋、西夏的個別洞窟裡，都描繪了與此相同的形象，但再也沒有大幅地出現在窟頂顯著的位置上，大都作為其它經變的組成部分，或畫在主龕頂部兩側，或東壁窟門兩側，或前室南北壁等不顯眼的角落，內容已與早期相去甚遠了。從這個角度上來說，305窟是有一定的時代意義的。

（二）四壁的千佛

主室東、南、西、北四壁畫滿千佛圖象，是此室的主要內容之一。“千”，言多、言衆、言無窮。按照大乘佛教的說法，“三千大千世界，充滿諸佛，猶如甘蔗、竹、蘆、稻、麻、叢林，諸如來集，其數若斯。”⁸千佛充滿空間十方（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貫穿過去、

現在、未來三世（或曰三劫），故稱爲十方三世諸佛。

爲什麼要在洞窟裡畫這麼多的千佛呢？這裡千佛信仰的表現通過唸頌、抄寫和圖繪形象來禮敬佛的名號，積修功德，救得解脫。千佛信仰在南北朝就很盛行，很多石窟寺裡都繪塑千佛。我國石窟以千佛命名的不下三四十處，諸如千佛洞、千佛崖、千佛造像碑，等等。莫高窟 492 個洞窟中，大多數繪塑千佛，正如佛經所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三世三劫諸佛世尊名號，歡喜信樂持誦讀誦而不誹謗，或能書寫爲他人說，或能畫作立佛形象，或能供養香花伎樂，嘆佛功德至心作禮者，勝用十方諸佛國土滿中珍寶純摩尼珠，積至梵天，百千劫中佈施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是諸佛已，後生之處歷侍諸佛，至於作佛而無窮盡。皆當爲三世三劫中佛而所授決，所生之處常遇三寶，得生諸佛刹土。六情完具不墜八難，當得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俱足莊嚴。若能五體投地作禮，口自宣言：我今普禮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衆生回嚮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一切衆生，生

無量佛國立大誓願，使諸衆生悉生彼刹，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堂，壽命無量。”^①由此可見，千佛信仰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305 窟除了東、西壁的南北兩側，在滿壁的千佛之中，對稱地畫着四小幅說法圖，佔據着最宜作畫和觀賞的黃金區域。

千人一面，千身一態，枯燥乏味的千佛，經過古代藝術匠師們精心的組織安排，按不同的色塊有規律地組合，滿壁生輝，產生一種繞窟躍動閃爍的光感，形成了強烈的圖案裝飾效果。

每身千佛高約 13.5 厘米，寬約 5.5 厘米，背光寬 9 厘米，畫在 18 × 9 厘米的方格裡。南北壁頂行橫排 43 身，東壁頂行橫排 39 身，西壁頂行橫排 41 身，豎排 11 行，佔壁面高度 1.80 米。

着色以四身爲一組，在土紅的地色上繞四壁連續，色彩的組合如下：

袈裟	黑、藍、紅、灰黃……
背光	灰綠、白、藍、黑……
頭光	白、灰綠、黑、藍……
蓮座	藍、黑、藍、黑……

華蓋 黑白、白裏……上下畫兩道，左右各點三個小白點成八字形傘蓋的垂幔，概略示意。

以上色彩的組合是以橫行四身為一組，上下行又前錯一格，這樣就形成了繞窟傾斜旋轉的光帶。面部和手部都是灰色地，淡墨粗綫勾描眉目輪廓，白粉點高光，手是淡墨豎點三筆示意。這些都是現在看到的現象，由於色變，褪色和壁面剝落等緣故，有些已不是色彩的原貌，祇有部份顏色基本保持原樣。

千佛是以這幾種極簡單的色彩交錯組合，但有秩序地統一在土紅色的整體調子裡，變化豐富而不雜亂，榜題的白條色塊也為裝飾效果的組成部份，如同綫譜中的音節符號，起着組織節奏的作用。

（三）說法圖

更值得一提的是東西壁千佛氛圍之中的四小幅說法圖。西壁南北兩側，畫一佛四菩薩，北側的一幅寶蓋極為工細，佛露出一臂，斜披大紅袈裟，藍邊多層反折，跏趺坐蓮座上，菩薩曲體扭肢，體態優美。南側畫釋迦降服火龍，釋迦佛着淺褐色雙垂大圓領袈裟，

交脚坐方形須彌座上，座下蓮臺。釋迦右手托鉢，鉢中盤火龍，形狀如灰蛇；左手作撫按狀。雙層華蓋，簡略而又別致。左右四身菩薩立菩提樹下，拈花供養。

釋迦降服火龍的故事是說：釋迦牟尼修行成佛後教化迦葉三兄弟，其時有一條毒龍為害鄉鄰，迦葉祭請火神都無法降服，釋迦入室禪定，毒龍口中噴吐火焰襲擊釋迦，草堂大火頓起，火勢兇猛，釋迦坐處無烈火，毒龍被懾服，被收釋迦佛鉢中。迦葉三兄弟皈依出家，後來大迦葉成了著名的佛弟子。

東壁南北側說法圖，畫一佛二菩薩。南側一幅，佛着藍邊披肩紫羅袈裟，內着僧祇支，跏趺坐方臺蓮座上，上有圓形圍幔華蓋，衣紋細綫勾描，挺拔有勁。菩薩一手提飄帶，一手托供品，或持花枝，頭脛胸腹和腕臂上，環佩飾物繞身，富麗華貴。

北側佛着藍邊朱紅雙垂大圓領袈裟，跏趺坐在方臺蓮花座上，方臺前臺幾何圖案，傘形華蓋，牙邊。左右兩身菩薩均一手持花枝，一手提飄帶，立於菩提樹下。

這四幅說法圖，畫幅很小，位置也不在較醒目的南北壁上，但繪製極為工細。無論

佛的坐勢、手印、着裝，或是華蓋、蓮座等，還是造形和着色，都無一雷同，質樸自然，華而不俗。菩薩扭臀曲肢，姿態柔美，披掛環佩璆珞，飄帶繞身，華貴富麗，嫵媚典雅，無故作嬌態之嫌，細細品嚐，趣味無窮。

（四）供養人畫像

在四壁的下部約80厘米高的壁面上，畫男女供養人139身，壇基四週42身，共計181身。其中男93身（男童3身），女59身（女童5身），比丘和比丘尼29身。供養人高約25厘米，以下畫橫欄，豎掛黑、白、紅三色相間的三角旗。

這些供養人畫像，繼承了北周的傳統，保持着裝飾效果和程式化手法，以發願文為中心，分左右兩側排列。前面有比丘、比丘尼引領，男着圓領束腰紅色袍，女着大袖長裙，削肩袖手，披風拖地，部分頭飾盤髻，面相豐腴，比例適度。個別排前的男女供養人身後帶着男童或女童。特別有趣的是壇基西南的第一身男供養人，頭戴平頂出沿笠帽，有別於衆。

供養人前都有榜書題名，可惜脫落無識者。唯北壁正中佛龕下部，中間畫摩尼寶珠，左右對稱，有發願文兩方，兩側可辨出“開皇五年正月”等殘跡，對判斷此窟的開鑿年代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在這些簡單整齊的供養人行列中，以他們俊美勻稱的體形身姿和服飾色彩的變化，充分表現出和諧統一的韵律美和裝飾美。

縱覽全窟，雖然是一個小洞窟，但是窟形別致，很有代表性，內容豐富，表現技巧也十分精到，實為隋代前期的重要洞窟之一。

①《資治通鑑》卷175第544頁。

②《晉書》51卷束皙傳。

③《漢武帝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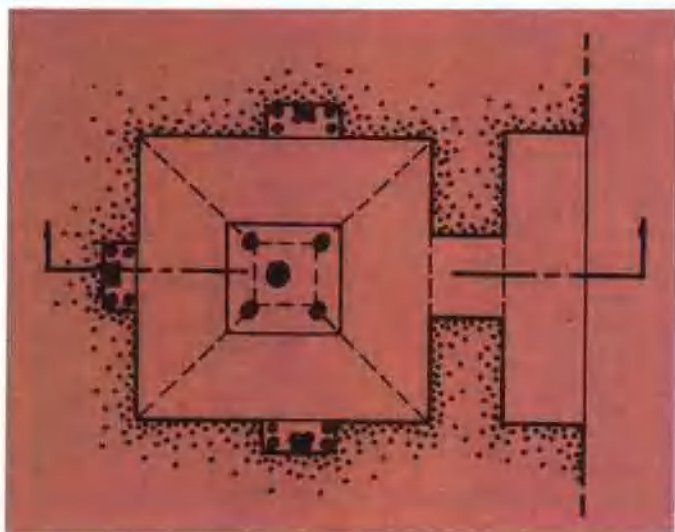
④⑤《古今圖書集成》之《神異典·神仙部》。

⑥《枕中書·列仙傳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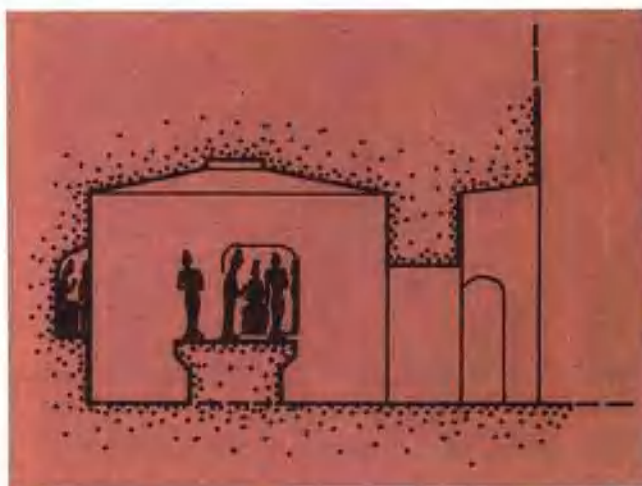
⑦《漢書·地理志》。

⑧竺法護譯《諸佛要集經》卷下。

⑨頻伽精舍校刊本《大藏經》方等部，黃3第41頁。



平 面



剖 面

第305窟平剖示意图 (比例1:100)

圖 版

PLATE

1. 窟形

Interior of the cave

主室爲平面方形洞窟，中心設方形壇基，隋塑清妝立像五身，即一佛二菩薩二弟子。三壁開券拱龕，東壁開甬道窟門。四壁滿繪千佛，窟頂斗四蓮花飛天藻井，垂幔披於四披。四披的下部畫東王公、西王母、摩尼供寶、飛行的比丘、飛天、烏獲等諸天神怪，花蕾流雲點綴穿插，滿天騰舞。





2. 窟頂

Ceiling of the cave

斗四蓮花飛天井心，四角飛天、人非人飛翔，四披垂幔之下，西王母、東王公南北

相對，摩尼供寶東西相應，人非人、烏獲、鯨蜺護衛着東王公、西王母，持節比丘導引，飛天前擁後簇，飛花滿天，流雲穿梭。整個窟頂，氣勢動蕩騰躍。



3. 東西披摩尼供寶

Mani on the west and east wraparounds

東西披的整體佈局，基本相同，都是在正中畫摩尼寶珠，八身飛天分左右相對飛翔。但在細部的描繪上又有差異，飛天的姿態動勢各不相同，摩尼寶珠的細部刻劃也有繁簡之別。

4. 東西披摩尼供寶

Mani on the west and east wraparounds

東西披的整體佈局，基本相同，都是在正中畫摩尼寶珠，八身飛天分左右相對飛翔。但在細部的描繪上又有差異，飛天的姿態動勢各不相同，摩尼寶珠的細部刻劃也有繁簡之別。

